

写好关于人的故事

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 孙媛媛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孙媛媛，很高兴也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新闻写作上的一些故事和感悟。我主要从事人文类报道，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个人觉得要把新闻报道写得好看，写得生动，很关键的一点是要写好关于人的故事。转作风、改文风，也是要着重挖掘关于人的做法、思想和情怀等细节，这样就有内容可写，语言文字就会生动有可读性。

这里，我和大家分享去年我参与的两件新闻作品，一件关于古树，一件关于“信访”。这两件作品乍一看，都不是直接写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故事，但一路采访下去，其实都与人产生关联，细枝末节里都是关于人的故事。

（一）古树与人的故事：保护是双向奔赴的

第一组作品是“寻访古树名木 守望美丽乡愁”系列报道。讲到古树，大家可能会想到去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剑阁县考察时，沿着古道步行察看古柏群，对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当时我们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内心其实是很激动的，因为那一天，我们关于古树名木保护的系列报道已经刊发到了第11期，那时候刚好进行到了一半，这也为我们接下去的采写提振了信心。在刚刚结束的浙江新闻奖评选中，这组系列报道也获得了浙江省新闻奖一等奖。

那回到报道本身，我们是如何策划选题并且深入采写的呢？这里我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先交代一个背景，金华全市100年以上的古树名木数量居全省第三位，古树名木文化公园数量居全省第一位，金华古树资源是比较丰富的。我们觉得，古树资源其实也是人文历史资源，它和传统文化、乡村振兴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是有关联的。

在推出这组系列报道之前，我们手头关于金华古树名木的资料只有一本出版于2019年的《金华古树画册》，上面对于每棵古树的介绍很简单，就是古树所在的地址、树龄、树高、冠幅等数据。相关资料非常少，要想写好稿子只有深入山野乡村，仔细观察古树，和村民进行交流，才能挖掘出好故事。后来见报的每一个稿子，基本都在3000字左右。

写树，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写人。比如说这棵铁树，有700多年的树龄。在去之前，我对它的唯一了解就是这是一棵金华已知年龄最大的铁树，树高有5米，冠幅有6米。但这些其实都是很表面的数据。这棵树种在婺城区白龙桥镇雅村，刚进入这个村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村子有些特别。因为在金华这一带的农村，老百姓家门口一般会种茶花、三角梅或者蔷薇、凌霄花这些，但是雅村这个村子几乎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都种铁树，有的种土里，有的是盆栽。听村里人说，这些铁树都来自同一个祖宗，那就是村里这棵700多岁的老铁树。

我们知道，铁树一般是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在云南、广西、海南这些省份比较多，我就觉得很好奇，雅村的这棵老铁树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村子的，这700多年来它究竟经历了什么，有着怎样的故事。

实地见到这棵老铁树，它的模样确实很壮观，这棵铁树一共长了9个爪，每

个爪都相当于我们平常能看到的一棵独立的铁树，六七个成年人可以站在树底下乘凉。但是相比树之大，更让我震惊的是，这棵铁树“独自一人”住一个带院子的小别墅里，居住条件可以说是相当奢侈了。

这个院子有房子、水井，还有一条狗看门，院子还有名字，叫“成德乐园”。院子不住人，就住这一棵树。采访了以后我才知道，这个院子是村里一位乡贤为了保护这棵古树专门出资租下的，而且对院子进行了“精装修”，在院子造了小桥流水的景观，很雅致，并且还请了专人日常看护，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日常看护这棵古树的老爷爷今年已经 80 多岁了，是这位乡贤的哥哥。可以说，这兄弟俩是一个出钱一个出力，看护了这棵铁树将近 20 年。

这位看护古树的老爷爷从小就住在村里，他说，小时候调皮要爬树，家里老人都会很严厉地制止，说这是一棵千年铁树，千万不能爬，不能伤害它。这种教诲呢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到现在他成了古树的专门看护人。

这个村子只有 400 多年的历史，但铁树已经 700 多岁了，所以大家都不准铁树究竟是怎么来的，关于它的由来在村里流传了三四个版本，每个版本听起来其实都有人为的痕迹，挺暖心的，能感受到村里人对这个古树的珍爱和敬畏吧。

我去采访的时候，这个村面临城中村拆迁改造，村里人都很关心这棵树的去向，我就去问了林业部门，得到答复，说 500 年树龄以上的一级古树是不可移动的，会采取就地保护的措施，那由于媒体的咨询，他们对这棵树也会重点关注。我这篇稿子发出以后，还引起了浙江省林业厅的关注，他们说近期要来金华看一看，这个消息也让村里人很高兴。

人保护树，树反哺人，这种双向奔赴在武义县郭洞村的古树公园有更明显的体现。郭洞是一个被古树群环绕的村庄，山林里挂牌的古树有 160 多棵。村里还保留着大批古民居、古桥、古井等建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楼庆西走访郭洞村的时候，评价这个村子是“宛如世外桃源的自然生态古村”。

去采访了以后才知道，郭洞村能保留这么多古树，是因为村里对禁止砍树有很森严的规矩：如果折了树枝就要断他一根手指；砍一棵树就要断一条手臂；如果砍的是古树，就要被开除族籍。就连到山上捡柴火也不可以，要拔指甲。过去村民烧饭要用到柴火，是要到更远一些的另外一座山上捡。这个规矩，村里祖祖辈辈都严格遵守，即便在大炼钢铁的年代，山上的树都没少一棵。

几百年下来，山上的树不仅没少，还越来越多，甚至还有白榆、红皮树等外来的树种。这是因为从前外出考学、做官的人，回村的时候还会带树回来，种到家乡的山上，所以山上的树种就越来越多。徒步上山，你会看到 200 多岁的无患子高大挺拔，没走几步，600 多岁的罗汉松就矗立在眼前了，下一个拐弯，又会撞见 700 多岁的苦楮树……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好像与世隔绝，身处一个古树的世界，很推荐大家有时间的话去武义郭洞村走走看看。

种满古树的这座山叫作龙山，山体的坡度其实还蛮陡的。我去了离山脚最近的一户人家采访，龙山上的树几乎都要挂到他家的天井了。但即便就是这么近，住在里面的老人也从不担心山体滑坡。他说，住在这里很安心，就是因为这满山的古树，山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村民的生活一直都是平平安安的。

这种因为保护古树而形成的双向奔赴还有很多很多，每到一个有着古树的村子，只要深入采访，都能看到温暖的故事。所以说，我们写树，其实写的是和树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这才让树的岁月有了丰沛的故事。树与人的关联，才让树成为人间烟火的守望者，成为文化传承的情感寄托。

这组报道一共 22 期，总字数近 10 万字，我们还拍摄了一组关于古树的短视频，系列报道内容也在这个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二）信访与人的故事：愿每一次倾听都能温暖人心

第二件作品是关于信访。关于“信访”的选题，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敏感”。但如果事件的意义足够重大，那做还是不做？做，又该怎么做？

2023 年是习近平同志到金华市浦江县开展下访接访工作 20 周年。2003 年 9 月 18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把浦江作为下访接访的第一站，开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先河。后来，浦江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浦江变“上访”为“下访”，20 年来信访量减少了 90%。

一项制度坚持 20 年，并且衍生出多种带有本土特色的机制体系，这样的新闻点，我们就决定好好做一做。从 2023 年 7 月到 8 月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两轮蹲点浦江，讲述发生在浦江的“信访故事”。我们采访了下访者、受益者、第三方参与者和研究专家等数十人。

不管是访谈人，还是写亮点机制，其实都绕不开关于“人”的故事。人，是干部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的核心。工作怎么开展，开展得好不好，都是由一个个关于人的故事构成的。

在这个过程中，采访下访干部是比较困难的，他们作为官方代表，有些话不能说，说到什么份上，其实是有斟酌的。我记得，浦江有位人大副主任叫于新宣，工作近 40 年，马上就要退休了。2003 年 9 月，习近平同志在浦江下访接待来访群众的时候，他是土地类信访第一接待室的联络员。在之后的 20 年里，他的工作一直与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有密切关联。

在得知我的来意后，于新宣一开始是拒绝的。原因是他处理的信访案件大部分是土地类纠纷，涉及人员复杂，有些年数已久不方便公开报道。在这个情况下，我没有再直接询问他处理的信访案件，而是和他聊 40 年来的工作经历，我说一些工作经验就当是给晚辈的建议和提点。

就这样，于新宣打开了话匣子。讲到处理矛盾的得意之处，他会多说几句，和信访相关的点位我就记下来。当天采访结束后，他还不忘提醒我：“孙记者，这些东西说说可以的，但是不要写出来。”我能感觉得到，他对我公开报道信访案件和处理流程还是有顾虑的。

当天晚上我住在浦江，复盘采访到的内容，总觉得还缺点什么，所以我又和于新宣约了第二天再做些补充采访。早上 8 点，我就等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了。10 分钟后他来了，惊讶地说：“我算来得早了，你比我还早！”

第二天的采访明显顺利了很多，他放下了戒备心理，和我聊起前几天中共中央党校专家来浦江调研，调研组问了一个问题：领导下访，会不会激发信访量增加？当时安静的会场只有于新宣一个人干脆地回答：“会。”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他继续解释，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干部要正确面对，考验的是处事能力和干群关系，这个阶段过去了就会顺起来。

这段对话像是打开了我的任督二脉，我很快记录下来，后来成了其中一篇的导语。我个人对这个问题式导语还是比较满意的，它既真实反应了下访可能带来的问题，也呈现出浦江干部久久为功的精神面貌。

这之后，于新宣又和我分享了两个土地类纠纷的处理方式。矛盾情况不同、上访诉求不同，但在处理方式上，我看到了于新宣还原真相的智慧和魄力。他告

诉我，有信访不用怕，关键是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信访，要抓住源头问题，要还原事实真相，信访问题最终会得到妥善解决。

和人的深入沟通激发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在采访了好几位下访者以后，我感受到不论是有经验的干部还是年轻干部，不论是县级领导还是乡镇基层干部，他们下基层开展信访工作时，那种为民解忧的心思都高度一致。浦江变“上访”为“下访”，这背后变化的是方向，转变的是干部作风。

我把这些思考放在了记者手记里：把群众摆在什么样的位置，面对矛盾纠纷和信访案件时，作风就是一面镜子。把群众放在对立面，下访就只能是走过场、形式化；把群众放在心头，下访就是实实在在解民忧。这颗心，才能被称作是人民公仆之心。怀揣着公仆心，办法自然就多了。

同时我们还采访了好几位上访者，倾听他们上访背后的心路历程。之前，我们可能会觉得上访者总是一幅蛮不讲理的模样，很固执、很难沟通。但在采访之后，我们对上访者的形象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一般年纪偏大，从小经历的就是集体主义教育，有任何事第一反应就是“找组织说”，这是他们步入“上访之路”的重要心理因素。他们的表达力都挺强，是周围人眼中的“能人”，所以才被推举出来，代表一群人反映情况。他们还热心公益，被推为“代表”上访或许也是他们关注自己和周边人切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一些上访事件中，有些上访者法律知识不足、沟通方式不当，采取了极端维权方式。对于这类群众，我们觉得，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给予必要的关心和理解，耐心倾听他们的合理需求，同时要加大普法宣传力度，积极引导群众选择合适的方式表达诉求。我们在记者手记里写，愿每一次真诚的倾听，都能春风化雨、温暖人心。

真诚倾听，也是记者转作风、改文风中应该做到的。我相信，人与人进行真诚互动，那些动人的东西它自然就会跑出来。打动你我的东西，一定也能打动读者，一定会有它的新闻价值。

（三）成长感悟

刚才分享的两组作品都是团队作战，集团队的智慧呈现出的新闻作品，这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一点成长感悟，那就是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合适的团队中去锻造自己。

我在媒体从14年，前8年是在报社做品牌经营的工作，平常喜欢写写东西，开了一个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发发文章。我们现在的副总编李艳当时看了我发在公众号上的文章，她建议我能发挥自己爱好文学的特长，试试看采编岗。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要放下之前的工作积累重新开始，心里还是蛮忐忑的。最后我还是听从了内心的声音，大胆地迈出了这一步，在三十而立的这一年从零开始，转岗成为了一名记者，并且跑的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文化线。

我的部门主任是何百林，可能大部分同仁都听过他的名字，他曾四次拿过中国新闻奖，是一个有着很强专业性又很敬业的新闻人。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能在工作的转折期遇上好的平台、好的领导。这几年来，我们人文团队深耕金华本土人文历史，围绕金华古塔、金华诗路文化、金华书院文化等主题，陆续出了一些比较重磅的系列报道，这些报道也都同步集结成册，将文化挖掘的内容以书籍的方式呈现出来、传播出去。

在团队作战的磨砺中，一开始是跟着领导的思路走，后来会有自己的见解和想法，为做好报道出谋划策。我感觉，当沉浸在对人文报道的热爱、对本地文化

挖掘中时，改变就会慢慢发生。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张照片，去年2月，金华日报社和金华广电合并成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都搬到了广电办公。搬空办公室的那天晚上，我在翻手机相册，竟然发现我这么不爱拍照的人，居然有好几张夜晚在办公室对着玻璃窗的自拍照，其中还有一张是儿子陪着我一起，他那时候应该才4岁。

看着这些照片，想起的是好多好多个打磨稿子的夜晚。最近流行起来一个词叫“gap day”，大概意思是在工作累了乏了的时候暂时放空一下自己。我记得前几年有个词叫“gap year”，就是间隔年，现在可能大家都卷吧，放空的时长已经从年到天了，但是“gap day”对于记者来说，还是有点奢侈，这些自拍照算是“gap minute”。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这一路上，很庆幸自己这些年的坚持，才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些粗浅的认识，对于我的分享，大家也可以当成是给自己的“gap half hour”，半小时里，听听故事，放放松，再抱着新闻理想继续前行。谢谢大家。